

鹰之舞 河之灵

——抢救沙颍河最后一个鱼鹰部落走笔

□记者 刘彦章/文 刘俊涛/图

水上的渔民



渔民在船上简单用餐

天寒水清！

冬季正是鱼鹰冬捕的好时候！

12月6日，温暖动人的阳光涂抹在青碧的沙河上游，茸茸的野草尖枯根青，浓密地覆盖在陡峭或平缓的河岸河坡。河滩上油菜、小麦绿莹莹的煞是好看。

河边，时不时有人燃烧起一人多高茂密的芦苇或野蒿——就是屠呦呦用来提取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廉价的野草。旷野里响起“哗哗啾啾”的山烧声，灰烟缭绕而起，空气中充满着草药的清香……

在周口境内160多公里的沙颍河，两岸光洁如砥赛道般的堤顶路，宛若飞仙手中柔软婀娜的彩带，向着无尽的前方延伸，把一路的风景尽情地挥洒在身后。

白鹭也不走了，成群、成片、三两点、一两只，在水岸、麦地、树梢、空中，交织成一幅幅安静、悠闲、动人、圣洁的风景。特别是在麦苗才能没马蹄的河套麦田，绿毯白羽，白鹭婀娜，那个美啊！

我们的目标却不是他们。

从周口中心城区南岸上河堤，蜿蜒向西，经马门闸，过邓城，到老门潭，向上游到了郝岗乡逍遥沙河大桥，停下。迫不及待冲下河滩岸边，会师正在这里用鱼鹰捕鱼的沙颍河最后一个鱼鹰部落。

这是一次少有的全班会师啊——来自漯河市郾城区黑龙潭乡，周口西华县奉母镇、纸坊镇、逍遥镇，商水县邓城镇6家10船48只鱼鹰全数聚齐，这也是漯河到周口中心城区仅有的鹰把式和全部鱼鹰啊。他们中，六七十岁以上的占多半儿，45岁以下的没有一个！

天冷水寒，沙河上游水深达七八米，河面宽达一二百米，大鱼都在深水区，鱼鹰捕鱼必须大兵团作战，否则，单打独斗，很难斩获。这个团队，按照既往的规矩，同打虎共吃肉，集体行动，平分收成。况且，夫妻、父子、兄弟同上阵，既有分工又有合作，捕鱼多少是其次，图的是一个乐！

“老刘，来河这沿儿！”

身着黄马甲的吴老七看到记者一行，立即把船驶向南岸。河边，正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吆喝：“捕到鱼没？我买些。”

“有！有！今天运气不赖！”

到了岸边，吴老七从船舱中提起一条约15斤重的红鲤鱼，还有七八斤重的草鱼，以及五六斤重的鲤鱼等，装在随船携带的崭新蛇皮袋内，熟练地用杆秤勾起来称重：“你看，40

斤，400元。这几条鲫鱼也饶给你！”

这只是吴老七船上今天上午第一波斩获！河中间，鱼鹰部队还正在对水下鱼群进行追击、惊扰与捕捉，每只船上都有所获。“嗷嗷——嗷嗷——”“啁啁——啁啁——”，随着鹰船的起伏，鱼鹰一次次箭一般入水出水，一条条大鱼被抄网收入船舱，气氛渐入高潮。河岸边的附近群众及跟随鹰船买鱼的客户，两眼紧盯着他们，不时兴奋地指指点点，高声喝彩：“哎呀，这一条大，有20多斤，是条青鱼！”他们的脚步也跟随鱼群，不自觉地进退退！”

无人机飞起来，在空中拍摄！“嗡嗡”的响声时高时低，机身的影子和声音像在空中盘旋的大鸟。船把式丢过来话：“鱼鹰害怕无人机！收了吧！”

“来河对岸吧！绕过来。这边宽敞，可以停车。还好拍！”

我们到了对岸，把车停在一片平坦的河滩水泥地上。

“哎呦，这么多鱼，一袋子一袋子丢在水边养着，每一袋子都有几十斤重！”

“你看，这一条红鲤鱼最大，快30斤了，已经有人电话要了。”



前来买鱼的人络绎不绝

“我要1000块钱的。带到上海，给老乡朋友吃！”

一条汉子看起来是附近的，很慷慨。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，挑选了10来条俊美修长的鲤鱼，装在了车后备箱！

“用袋子装不会死吗？”

“不会！天冷！运到上海也就几个小时，活得好好的！也可以放在大盒子里，用水养着！”船民家属很是内行！

快一个小时了，一个200米长的水面内，大鱼基本被打扫一空。大伙儿撑着船陆续来到岸边，卸货，稍歇，然后开始下一次围捕。

又一大群纯粹野生鱼上了岸。其中那条26斤重的青鱼像个猪娃子，刚一上岸就被抢走了。另一个没有抢到的还直摇头说遗憾。青鱼贵，15元一斤，这条近27斤的青鱼400元，未了，渔民还大方地饶了一条5斤重的鲤鱼！

……

中午，大伙儿归来，上岸或在船上，拿出携带的干粮，就着热水，简简单单的午饭就是一顿。渔民家属还相互交换着各自做的酱豆品尝——真香！

来自址坊镇的老郭兄弟父子，奉



鱼鹰展翅



渔民接受记者采访

母镇的老何兄弟父子，逍遥镇的老任老田亲戚，邓城镇的吴老五、吴老七兄弟以及“哑巴”，另一家是来自漯河市黑龙潭乡的鹰户，数家10余人50只鱼鹰，这基本上就是漯河到周口中心城区全部的鱼鹰部落了。

老郭，名郭海山，今年76岁了，身体依然硬朗，还不时与大家开着玩笑。但现在已经很少驾船使鹰了。40多岁的儿子郭彦伟在广州开大货车，除了吃花，两个月带回来2.8万元。因为疫情去不成，就跟大家下河了。他应该是这个部落最年轻的了。

“鱼鹰一年我们要喂10个月，一天一顿1斤多鱼，只有冬季2个月可以捕鱼，就算一天每船分200元，除了大风天不能下河，一年就是收入万把元，除了买鱼喂鹰，搭功夫费力气，年轻人谁还干这行！”

“我们老何家从老太爷那一辈儿就玩鹰放船，到我们这一代就五代了。西华县政府还把我和大伙儿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，市里也非常支持我们，要批准为市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可没有年轻人愿意干。我们这一代都六七十了，再不保护，就绝了！”

“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保护鱼鹰捕鱼这一传统渔猎项目。我们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及地方法规，从不滥捕，政府也很重视。可就是有极个别基层派出所，接到钓鱼的举报，就来为难我们，一困就是一天。鱼鹰捕鱼现在真窝心！除了禁捕，还有各种小心。要不是没法处理这些鱼鹰，谁愿意再干！可说过来，就是把鱼鹰放了，到河里还是要吃鱼。人养的鱼鹰不让捕鱼，野鹰和白鹭、野鸭、水鸟不都要吃鱼吗！”

每种生灵都要爱护。

况且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多少人的童年记忆以及乡愁，鱼鹰捕鱼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其文化精神旅游观赏价值不可替代！

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如今初具规模，保护好、传承好活跃在生态经济带及其支流这灵动的最后的鱼鹰部落，对于打造特色文旅项目，让周口沙颍河生态经济带活起来舞起来至关重要，必须抢救性加以保护！

但愿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，还能看到鱼鹰捕鱼精彩稀缺的表演。让这个特殊部落活跃在沙颍河周口区域300多里的水域。

下午三点多，打了三波儿鱼的大伙儿，人和鱼鹰都累了。大家把船和鱼鹰架在各自的三轮车上，收工回家！①6